

許傑短篇小說集

下冊

許傑著



文 學 研 究 會
創 作 叢 書

許 傑 短 篇 小 說 集
下 冊

許 傑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

命(80282)

文學研究會
創作叢書
許傑短篇小說集三冊

每部定價國幣拾伍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著 者 許 傑

發 行 人 朱 經 農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上海河南中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到家

到家的第二天早晨，旭東很早的在牀上醒轉來，迷迷糊糊地覺到他身邊睡着的女人，沒有愛情只配可憐與同情的女人，還沈沈的酣睡着，心裏便覺得異樣。一股無名的哀火，便如黑煙一般的在胸頭騰沸。

他從他的女人想起，便一直發現了一大批的討厭印象。這正是使他絕望的地方，他覺得這個社會，除了根本推翻，沒有別的辦法。

「這是封建社會結下的毒瘤，這便是整個怪現象的開始……唉！無用的我的父親，戴着半文人的面具，實際上却一日一日的被中小資產階級與豪紳們壓榨成無產階級，在表面上還裝出樂天安命的樣子，表示他的高蹈哲學，以彌補他那漸次貧窮化了的苦痛！這便是封建制度最後一期的特徵；我對他只有可憐……還有，唉！滿坑滿谷的那批無

知無識，只知崇拜富豪，崇拜威權的愚民。那些吮吸平民，壓榨平民的豪紳……頂討厭，頂可惡，頂該死的，還是那恃着自己有五六個如虎一般蠻強的子姪，橫行村上的塾師北窗先生。

「實在這一批人，從我的女人，我的父親起，到那批愚民，那些豪紳，與北窗先生止，應該一個都不要；那末，這個社會或者會有一點希望。」

旭東是一個半新不舊的青年，他的腦筋中有的是封建思想，但這一年來，因為受了革命潮流的衝洗，又懂得一兩句似通非通的革命理論。他因為家境一日一日的貧困下去，所以當他母親死後的第二年，就在中學的二年級輟了學。他這二三年來，都是在外面飄零，但這一次却不知爲了什麼，便想起了故鄉。到了故鄉之後，這位僅僅有了一點新的思想，張開了新的眼睛的青年，却到處都失望，不安，感覺有全盤改造之必要。他現在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引起他的對於舊社會的不滿和反抗的呵！

他正在胡亂的想着，他的女人在睡夢中抽動了一下身體，微微的張開眼睛來，含糊的問他：「你醒了好久了嗎？」

「唔！」他非常自大的神氣，好像不屑回答的樣子，唔了一聲，把頭伸出被外來。他隱隱聽見牆外菜園裏有人說話的聲音。

他的臥室是屋舍的靠東的一間，那些牆壁都是山澗中的石塊和着泥土不規律的堆砌成功的。隔着這牆壁，就是半畝地大小的一座菜園。因為靠近溪邊，每年有幾次山蛟泛濫，這菜園四週的籬笆，時常被大水沖壞了，弄成另另落落，七穿八洞的，正可以讓母雞們自由出入往裏面去掠食菜芽，搜爬蚯蚓。因此，這一季的蔬菜，就只好作了母雞們的糧食了。

新秋以後，山蛟的泛濫，大概可以暫告一段落。他的可憐的父親，便蹲在菜園邊慢慢的編籬笆，打牆腳。

他的父親，是這樣的耐心，這樣的勤勞，在每天太陽還沒有出山的時候，便起來在菜園中摸索，如深得遊戲三昧的兒童一樣，一天到晚，低着頭，佝着身，蹲在那邊。

那時旭東在牀上隱隱聽得菜園中有人聲，自然是他的父親。

「父親已經起來在菜園裏做生活了呢！」他在他女人的身上一推，催促她快點起來。

「你若是多嘴多話，我便不許你種！」牆外另一個的聲音又傳了進來，似乎在爭辯什麼。但偶然聽到，究竟辨不出是誰。他想：忠厚無用的父親，大清早起來，究竟爲了什麼，要和他人爭論呢。

旭東豎起兩隻耳朵，輕輕的推他的女人說：「聽！父親和誰拌嘴呢！」

「萬事總要講理的！」這是弱者的聲口，他們聽得清楚是父親的聲音。

「你倘使再多嘴，我連下坵都不許你種！」這聲音帶點沙。但聽得出這個人自視非

常尊嚴，竟是用威嚇的口吻在那裏訓斥。

他辨出這是他的塾師，也是他父親的塾師，這村中的會長，仗着他五六個如虎如狼的子姪橫行村上，目空一切的北窗先生的聲音。

他的心頭一時湧上兩種心思；一是英雄的義憤與父子的私仇，而另一呢，却是弱者的悲哀與被壓迫者毫無掙扎能力的怕懼。

他忽然想到自己還是兒童的時代，父親爲了後門口一塊小小的菜園地，受了村上的無賴與強有力者欺凌的情形，心中不禁微微的冒火。

旭東家後門口是一片草地，草地外面，便是一片沙灘與一些粗細不勻的石子灘，石子灘靠着一泓流水，草地上錯落的長了幾株長松。風過時，松樹低低的垂下臂膀，輕輕的摩撫着在牠們下面立着的旭東家的幾間小屋，其聲謾謾然；——便在這樣幽閒的後門口，長松腳下的草壩上，旭東的父親要在那裏開闢一塊小小的菜園地。不料這樣一來，却

引起了北窗先生與其子姪輩的大怒，說事前沒有通知他們，事後又不請他們酒食。那有這樣自作主張就闢起園地來的道理；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會了許多人，趕到他的家裏，乒乒乓乓的用大石塊，打他矮屋的屋背，乒乒乓乓的用幾十隻獸蹄一般粗魯的腳蹂躪他。新用自己勞力開闢起來的園地，他們還齊聲的震天動地的謾罵，真罵得祖宗的牌位不得安寧起來。那時，旭東的父親只是躲着不敢出來，不敢響，假作同他沒有關係似的。等到這一批人猛獸一般咆哮過了以後，旭東的母親暗暗的哭了五六天。弱者的悲哀，便是無處伸訴的悲哀呵！

旭東想到這裏，心想現在的事情，又是這一幕故事的重演罷！於是匆匆的起牀，穿上一件帖身的短襖，走到門邊。在門邊，他一眼看見一枝多年不用了的，僅僅放在門後，當作礙門用的舊鎗。他開了門，眼睛對女人一瞥，便毫不關心的走出門外，到他父親還在蹲着工作的菜園。這時，北窗先生已經不在了。

深秋的早晨，空氣和暖得很有春的意味；露水洗過了的青草的香氣不燥不黏，被他父親的耨頭翻起來的；正如疏疏的糕粉一般的泥土的氣息，幾乎使他一時陶醉在這家鄉的田園生活裏。但他究竟抱着滿腔義憤來的，便去探問他父親與北窗先生爭辯的原因。

「便是那橋邊路岸的兩塊長方小地，從前是我們種菜的，如今他無道理的強佔去了，我說一說，他還說連烏柏樹腳這一塊地都不許我們種呢。」他父親向他說述了後，停了一歇，又深深的嘆一口長氣。

青年的熱血，被壓迫者反抗的情緒，一時如巨濤一般衝激上他的胸口。

他彷彿看見眼前是彌天的黑暗，強權與欺詐，便是黑暗中吃人的兩條蟒蛇。惡勢力的噬人的毒牙，舊社會的陷人的網羅，都一一在這黑暗中蠢動，

「嚇！非與這種東西決鬥不可。」他似乎聽見這樣一個命令。他一時沈思起新式的

革命理論來。

「唉！」他父親又嘆了一口長氣，似乎自悲自悼的樣子。旭東被他父親的嘆氣喚醒轉來，便好像父親的嘆氣是爲了他的。但他還是沈默着，迷糊的想起改造社會的一大串問題來。

北窗先生從原路走回來了，還沒有走到菜園旁邊，口裏早就威武的咕嚕起來。父親聽見他又來了，便擡起頭來說：

「萬事總要講道理，我一直從老太公種下來的田地，你要強佔去說是你的！」

「你上代種下來的！哼！你有什么根據？」

「你有什么根據呢？我是從老太公一直種到現在的。」

「我有什麼根據？我的根據自然是有的。——你倘使還要強嘴，我就連下面的都不許你種。」

「下面的是我爺爺從水漲轉來之後開墾起來的，那時我們有一處很大的蒿荀塘。同你又有什麼相干？」

「同我不相干！——不相干，我也要管呢！」

旭東聽到這裏，覺得忍不住了。兩眼睜大了，身上的毛細管，都充滿了熱血，兩手的筋肉不自然的顫抖着；他把整大串的革命理論忘記了。

「哈！我問你哪！世間難道可以用強權奪人家的土地的嗎！」旭東神氣威武的提出質問。

北窗先生很帶些輕視的神采；對於旭東的質問，本來是無理回答，但他却故意裝做不屑回答的樣子，托托他跌下來的眼鏡。

「萬事總要講理的呵！——你是教書先生。——我上代一直種下來的地……」

旭東看見北窗先生沒有回答，便又英勇的轉過來對他父親說：

「好了！爸爸！不要同這種東西多辯！」

北窗先生見旭東這樣打地應壁的罵他，「這種東西！」便凶狠的點着指頭，指到他眼前，凶凶然有動打之勢，問他說：

「那種東西？那種東西，你指出來！那種東西？」

旭東的父親見情勢不對，便把旭東拖進屋裏。

北窗先生於是放着大聲，走到村鎮的街上，用力的咆哮着說：

「我問他一問什麼『東西』，我問他一個什麼『東西』！哼！老實說，這種人我纔看不起他呢，真是什麼東西！」說了，便走入家中。

等了一忽，北窗先生的夫人又出來放着大聲，在街上咆哮了。她的咆哮，是攻擊旭東的女人的。

那時旭東的女人早就起來在廚下燒飯了，對於旭東這一次的義憤，便不敢多說一

句話。及聽到街上北窗夫人咆哮的聲音，她也有些慌張了。

「那些人丈夫賢慧，從小時他給教養長大，如今一到上海去，回來就罵『先生』了！『先生』也不認得了，也可以罵了，——讀書是讀進屁股裏的。——這種不識道理的『生牛』連『先生』都不認識了，我倒要去教他兩個耳光。」

倘使沒有人把她勸住，她真的想追到旭東的家裏來打他的耳光了。

「我打他兩個耳光還是教他。我還要問問他的父親。那姆弄死啲養兒子可以不教的。你們不要勸住我，這種無家教的人家，你看我把他的水缸鏟竈都耙了，不要勸住我：

：

北窗夫人因爲有人勸，便竭力的無賴起來，無止境的在街上狂吼。

東旭實在忍受不住這無理的壓迫，他想跑出去索性和她拚一場，但是終於被他的含淚的女人顛慄的拖住，壓下了怒火。

旭東這時始覺得被壓迫的悲哀，以及同情於被壓迫者的可貴。他這時覺得他的女人完全是他同地位同命運的人，除了彼此聯合之外別的就沒有法子。於是他與他女人的情感，在無形中增進了一層。

這一場風波，早已引起全個村上的震恐。旭東的父親是隱着不敢響了。旭東也被他的女人拖住躲在房裏了。

他的全家一時都驚惶失色，好像大禍將要來臨的樣子。

忽陰忽晴的秋日天氣，剛才似乎有春的情調；但因為太暖和了，忽然有一陣慘淡的黑雲，徐徐的把秋陽遮住；同時，一陣砭人肌骨寒人靈魂的陰風，也從地面盤旋起來，沙沙然掃着落葉。

這一種景象，在僅恃血氣之勇而永未經歷過世事的青年旭東看來，簡直暗示着將要有滔天的大禍了。

在街上，也有許多「打圓場」（週旋勸解）的人。但他們說的都是半帶奉承半帶吹噓的言辭；他們都是順水推船，都是「順毛拉」，一唱一和的，批評着旭東的不是。實在，在這個時候，誰人肯爲了他人的事體，出來抱不平，把別人的死屍擡到自己家裏來哭，討一陣罪孽擔當呢？他們能够出來勸解，已經是上上的了。

「呵喏！」另是一種聲色的壯年男子的口聲，極力做出驚奇的神氣說：「旭東現在有這樣好的本事了，『先生』都可以罵了。那還了得，這樣的不認得人。」

不知是從田野回來呢，還是從城中回來的，北窗先生特爲爪牙的他的大姪兒英勇，大概受了北窗的指使，又出來這樣英勇的說着了。

那時北窗夫人被人勸住，坐在一家人家靠街的門旁咒罵。她咒罵得連頭上的頭髮都要散下來了。樣子怪醜惡的。

英勇走到他伯母面前。很英勇的說：

去。」

「同這種小鬼，要這樣的起勁幹什麼？等一歇讓我去捫他兩個耳光就是了。進去，進去。」

便在這個時候，英勇的兩個弟弟，英虎，英銳，從前同旭東也講得來的，如今不知聽了誰的吩咐或挑撥，也如虎一般的趕了來，汹汹然走入旭東的家裏。

旭東的女人已經把早飯燒好了，含着驚恐的眼淚等待着。小菜已經排在食檯上，碗筷亦已放好。旭東隱在裏面雜物間裏，他的父親只是坐着發呆。他們一時氣昏了，尤其是旭東，他自出世以來，永沒有受到這種無理的挫折過。他心裏盤旋着，憤恨，報復，革命，封建社會，暗殺等不連貫的思想；但終於想不出有系統有條理的對付方策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英虎，英銳闖進來了；英勇也鎮靜而持重的跟在後面。北窗夫人又潑辣，又裝腔的也進來了，接着，後面是一大批分不清的看熱鬧的，解勸的，射暗箭的，旁觀的男女老少的一羣。